



不可言说之美

□张晓红

立春的那几天,天还寒冷。阴雨绵绵,冷雨敲窗,心情也免不了低低落落。蓦然间,在书房窗前,发现窗外那株茶花,已有两朵打开了花苞。蓓蕾之间掩映绛红一点,如少女的樱唇。我心里好生欢喜,在绵绵雨的阴霾中,生发湿软的柔情。好几天,当我坐在书桌前会凝视着它,似乎它喜欢压低心枝,化作低低的眉眼,花苞半掩,浅笑沉吟。

在寒冷的日子里,它装扮了春的温柔明媚。花朝嫣然,心里缱绻绵绵。那几日,情思涌动,笔底文字有了花的灵气、芬芳。每当一篇文稿写成,只见那两朵花骨朵儿依然含羞娇娇。初见春天的心动,藏在了欲说还休的喜悦中。我欲问花儿,花却不语。世间的情,情到深处,到最后都会变成不可言说的无语,放在了心里,藏在了眉眼间。莫非,那花儿也是心有千千丝网,眉眼间存着千千情结。

徐志摩笔下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”,是不可言说的美;李清照“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”的惆怅,是不可言说的爱与思念。王维“红豆生南国,愿君多采撷”的叮咛,是不可言说的挂牵。

爱情中,最不可言说的深情,当属王维。王维把对妻子的爱与思念藏在了心里,而不仅仅在诗里。他在妻子亡故后,写下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”寄予念想。往后余生,诗、佛、田园,他用一生未再娶诠释了爱到深处的模样。没有浓情泼墨,连这首《相思》也写得那样含蓄简约、朴素无华,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深情。

眼下已是仲春的阳春三月,一声春雷惊起世间之美。垂柳新芽,鹅黄嫩绿,海棠花苞,点点粉粉。春天的草木一天一个样,只有慢下来,才能看见它们努力生长的模样。

忽啦一下,书房窗外那株数米高的茶花,已开成了花开嫣然的“红花树”。凭窗远眺,庭院南墙处,那株玉兰也恰好落入视线,原本芝麻大的小花苞,这两天春风报了花信,如白瓷的花朵迎风舒展着笑颜。庭院东北一隅的那株迎春花,也在不动声色地微微蕊开梳妆了。

春日里花儿的盛开,都不会敲锣打鼓地给我们报信,如同秋叶静美、冬雪无声,是不可言说地悄然绽放。不论你在不在意,它都会如期而开。这也使我想起了好闺蜜丽花姐姐。丽花姐姐夫妻恩爱,相濡以沫。当年,她丈夫家贫如洗,在外地挣辛苦钱,她的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。

一次,丽花姐姐拿来一封写好的信,要我在信封上写好地址,寄出。她说,可以让我看一下信封内的“情书”。我抽出一看,竟然是一张无字的洁白信纸,衬着一朵风干的却鲜红如初的春天花朵。我诧异地问:要不要帮你写几句话呀?她连忙把信封封好说:不要,不要!就这样寄给他。他懂的。

丽花姐姐真是聪慧的女子。她也懂的,远方的良人会拆信拆开。拆开来,就是一整个春天,就是春花的芬芳,也就有了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的一生好光景。这无字的信笺,又何尝不是绵绵的思念、喃喃的莺语燕声?

不可言说之美,也需要光阴的积淀方能结识和相遇。像春日里的花,不言说反而更美。那种美,需有懂得,才不辜负。

我打小生长在南方,见过许多竹子。小时候,别无所好,经常跑到竹林里挖笋,挖累了就坐在小溪边看一会石头缝里横着爬的石蟹、翻筋斗的跳跳鱼。清风习习,由暖转寒,一把锄头,也从春季抡到冬季。每次挖笋,我鲜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,即使最难挖的冬笋,只要我上山,必有所获。小时候,邻居只要看到我扛着锄头朝山上走,就同我开玩笑:“你家中午的下饭菜又有了。”

俗话说,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对于生长在乡间的人来说,笋算是一味地地道道的美食。就算是烹饪水平再不济的人,也能做出一碗鲜美的笋汤来,加上笋干、烤笋,配成一桌的菜着不成问题。

家乡的竹子一年能长三种笋,可说是四时不断。冬天是冬笋,春天是毛笋,夏秋季是鞭笋,味道各有所长。冬笋和鞭笋不管是谁都能跑到山上去挖,即使把整片毛竹园翻个底朝天,也没有人会说。毛笋因为要养竹子,乡民之间似有约定,一般不往别家去挖。间或有一两个不识相的,也会被人呵斥一番。

挖笋其实是有技巧的。笋将出地面时,笋尖或是笋背拱着地面的泥土,会形成一个个小土丘,初时只是微微地有一点缝隙,随后这条缝会慢慢变大,分成好几条,随着笋往上拱的势头越来越足,地面的缝隙也越来越大,最终破土而出。换言之,竹林里有裂纹的地方都可能长有笋,这给我们挖笋辨明了方向。当然,关键还是得凭经验,因为淘气的孩子、童心未泯的大人时常会用锄头在地面上开几个堡垒,让你真假难辨。对于那些不想仔细去找又有几斤蛮力的人来说,不妨先在竹根的周围挖上一圈,看到竹鞭,只需沿着它们以开荒的劲头一路跟过去,大多数时候也能挖到笋,因为竹子长在竹鞭上,而笋也长在竹鞭上。

每年冬笋时节,家乡的竹林要被挖笋的人来回翻好几遍,许多时候,大家苦苦寻觅的多是一种叫黄泥拱的笋。黄泥拱在我们这里一般用来形容冬笋或者春日未“露脸”的毛笋,顾名思义,因笋长在黄泥地里而得名。所以,要挖黄泥拱,先得找一座黄泥山。黄泥拱所在的穴则叫黄泥窠,从此间长成的笋,个大味美,十分馋人。黄泥拱埋在泥土下,犹如未见过世面的蒙童,笋尖金黄锃亮,壳呈黄色或浅棕色,没有一点俗世的习气。一旦暴露在地面上,笋壳就会变黑或变绿,肉质就会变老,嚼起来已无鲜嫩爽口的感觉。待到后来,只能晒成笋干了。

笋要黄泥拱,人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就算才华横溢也要学会谦虚,明辨慎言,别让聪明形于外。

黄泥拱笋

□潘玉毅



蒹葭不在远

□李健家

古人九大雅事:焚香,品茗,听雨,赏雪,候月,酌酒,蒹葭,寻幽,抚琴。

眼下春日清寒,百花萌动,许多游客纷纷进入名胜景区,一览壮观的花海,给人以视觉的刺激。对于这样刻意的出行,我不喜欢。我爱随心游走,凭借自己的脚步,慢慢寻找,慢慢欣赏。

工作日,单位的玉兰花含苞待放,如千万支蜡烛在黑色的枝丫上燃烧,惊艳了所有爱生活的过客。

周末信步寻芳,于老小区废旧荒芜处见一树梨花,在阳光下闪烁烁,每一粒光的孩子与每一朵冬雪般的花朵互相挑逗。在树下掘了一碗土,准备回家养花,回来路上,邻居家墙壁上开出一枝桃花,两三朵开,五六朵花闭,破旧的路因这一树桃花别开生面。独立花下,春风拂面,几只蜜蜂闻香而来,在花间喧闹。

我喜欢在花前驻足,倾听大自然安放在它们身上的气息。

记得一年前步行上下班,经过幼儿园时,园外一排白色铁栅栏上爬满蔷薇,四月时节,春风既起,千朵万朵在空中、半空中、地上绽开,红色,粉红色,白色,构成了一道花墙。走在花墙下,就像走在童话的世界里,经常会停下脚步,在晨曦中,我好像面对一张张孩子的脸。

五月,雨多,风紧。蔷薇花落英缤纷,整条路都是花瓣。“花径不曾缘客扫”,这条花径不知道能有多少客人,“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”花于我,是过客;我于花,也是过客。花和我,之于天地光阴,都是寄居而已。

走过花开花落,风里开始带点热气,透过鹅黄色的窗帘,送到书房,研墨润笔,展开一张旧宣纸,叠格折痕,平铺桌上,举笔凝神,脑海中出现四字:一花亦真。

我知道,这幅作品对别人而言只是普通四字,对我而言却是一春的记忆和一季的领悟,而这些美好的情思都在身边滋生着。

是的,会心处不在远,蒹葭亦是如此。

总第6632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: essay@cnb.com.cn